

新月_一

上海书店

新 月

第 一 卷 第 一 至 六 號

上 海 書 店 影 印

影 印 说 明

《新月》，月刊，徐志摩、罗隆基等编辑。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出至四卷七期停刊，共出43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社团新月社的重要资料。影印本合订七册。

新 月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5年6月 1—2000 (K42—1)

精装全七册 定价95.00元

(内部发行)

新月月刊創刊號

目 錄

哈代畫像·····	徐悲鴻	(3)
『新月』的態度·····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	(11)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29)
湯麥士哈代·····	徐志摩	(65)
詩		
湯麥士哈代·····	志摩	(88)
對月·····	哈代	(90)
一個星期·····	哈代	(1)

只要你說一句話……………王味辛 (92)

謝絕……………聞家駟 (93)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志摩 (94)

秋蟲……………志摩 (95)

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西澧 (96)

攷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 (100)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一)……………聞一多 (141)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二)……………徐志摩 (151)

寫實小說的命運……………葉公超 (175)

最年青的戲劇……………余上沅 (189)

新月月刊創刊號

一頁星... (1)

... (28)

... (20)

... (11)

... (1)

... (1)

... (1)

... (1)

... (1)

... (1)

... (1)

新月月刊創刊號

(二) 說小作創的版出店書月新

▲聖徒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半

在少年的作家當中，誰還比得上胡也頻先生之深刻沉重的？從這十一篇小說裏，我們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靈魂在背後推動他，雖然他還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仰制。你看：

「他沒有哭泣，也沒有歎氣，只是臉色像死人那樣的晦澀，兩眼無光的發着怔，像將要餓斃的鷹般向四處探望。」

「聖徒」裏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這樣的，這樣的要求我們的同情。

▲留西外史

陳春隨著 實價五角

(江小鷄畫封面)

留東的時期過了，「留東外史」也看完了！

現在留西的潮流到了極盛時期，人人等着聽他們的佳話和笑話。但是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地方那麼多，城市那麼大，生活那麼繁雜，風俗那麼古怪，一部「留西外史」，是要等適當的作家出來了，才寫得成，寫得好。

要專門研究文學，留法多年的春隨先生寫「留西外史」，才不辜負「留西外史」。「留西外史」之姍姍其來遲，為的是等候春隨先生！

好了，「留西外史」已經出版了，讀者可以會見留西的黃漢文和巴黎的圓子了！

▲小雨點

(陳衡哲著)

實價六角

已出版

「新月」的態度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Shelley

我們這月刊題名新月，不是因為曾經有過什麼「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為有「新月書店」，那是單獨一種營業，它和本刊的關係只是担任印刷與發行。新月月刊是獨立的。我們捨不得新月這名子，因為它雖則不是一個怎樣強有力的象徵，但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

我們這幾個朋友，沒有什麼組織除了這月刊本身，沒有什麼結合除了在文藝和學術上的努力，沒有什麼一致除了幾個共同的理想。

憑這點集合的力量，我們希望為這時代的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這時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輝。

但不幸我們正逢著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

要尋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給它一個適當的補救，要收拾一個曾經大恐慌蹂躪過的市場，再

進一步要掃除一切惡魔的勢力，爲要重見天日的清明，要濬治活力的來源，爲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創造的活動——這項鉅大的事業當然不是少數人，尤其不是我們這少數人所敢妄想完全擔當的。

但我們自分還是有我們可做的一部分的事。連著別的事情我們想貢獻一個謙卑的態度。這態度，就正面說，有它特別側重的地方，就反面說，也有它鄭重矜持的地方。

先說我們這態度所不容的。我們不妨把思想（廣義的，現代刊物的內容的一個簡稱。）比作一個市場，我們來看看現代我們這市場上看得見的是些什麼？如同在別的市場上，這思想的市場上也是擺滿了攤子，開滿了店鋪，掛滿了招牌，扯滿了旗號，貼滿了廣告，這一眼看去辨認得清的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我們把它們列舉起來看看：

一 威傷派

二 頹廢派

三 唯美派

四 功利派

五 訓世派

六 攻擊派

七偏激派

八纖巧派

九淫穢派

十熱狂派

十一稗販派

十二標語派

十三主義派

商業上有自由，不錯。思想上言論上更應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錯。但得在相當的條件下。最主要的兩個條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買賣毒藥，買賣身體，是應得受干涉的因為這類的買賣直接違反康健與尊嚴兩個原則。同時這些非法的或不正當的營業還是一樣在現代的大都會裏公然的進行——鴉片，毒藥，淫業，那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買賣？但我們却不能因它們的存在就說它們不是不正當而默許它們存在的特權。在這類的買賣上我們不能應用商業自由的原則。我們正應得覺到切膚的羞惡，眼見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買賣公然在我們所存在的社會裏占有它們現有的地位。

同時在思想的市場上我們也看到種種非常的行業，例如上面列舉的許多門類。我們不說這些全是些「不正當」的行業，但我們不能不說這裏面有很多是與我們所標舉的兩大原則——

健康與尊嚴——不相容的。我們敢說這現象是新來的，因為連着別的東西思想自由這觀念本身就是新來的。這也是個反動的現象，因此，我們敢說，或許是暫時的。先前我們在思想上是絕對沒有自由，結果是奴性的沈默；現在，我們在思想上是有了絕對的自由，結果是無政府的凌亂。思想的花式加多本來不是件壞事，在一個活力旁薄的文化社會裏往往看得到，假傍著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不少盤錯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蘿。那本不關事，但現代的可憂正是爲了一個顛倒的情形。盤錯的，恣蔓的儘有，這裏那裏都是的，却不見了那剛直的與普蓋的。這就比是一個商業社會上不見了正宗的企業，却只有種種不正當的營業盤據著整個的市場，那不成了笑話？

即如我們上面隨筆寫下的所謂現代思想或言論市場的十多種行業，除了「攻擊」，「纖巧」，「淫穢」諸宗是人類不怎樣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縱）當然的發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國轉運來的投機事業。我們不說這時代就沒有認真做買賣的人，我們指摘的是這些買賣本身的可疑。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的觀念，顧著一個容忍的美名，我們往往忘却思想是一個園地，它的美觀是靠著我們隨時的種植與剷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無限的效用有時可以轉變成不可收拾的奇災。

我們不敢附和唯美與頹廢，因為我們不甘願犧牲人生的闊大，爲要雕鏤一隻金鑲玉嵌的酒杯。美我們是尊重而且愛好的，但與其咀嚼罪惡的美豔還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恆，與其到海

陀羅凹腔裏去收集珊瑚色的妙樂還不如置身在擾攘的人間傾聽人道那幽靜的悲涼的清商。

我們不敢讚許傷感與熱狂因為我們相信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濁的亂泉，它那無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種精力的耗廢。我們未嘗不知道放火是一樁新鮮的玩藝，但我們却不忍爲一時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濟的慘象。「狂風暴雨」有時是要來的，但狂風暴雨是不可終朝的。我們願意在更平靜的時刻中提防天時的詭變，不願意藉口風雨的猖狂放棄清風白日的希冀。我們當然不反對解放情感，但在這頭駿悍的野馬的身背上我們不能不謹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為我們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情感來維繫的，在一個常態社會的天平上，情愛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與互殺的動機。我們不意願套上著色眼鏡來武斷宇宙的光景。我們希望看一個真，看一個正。

我們不能歸附功利因為我們不信任價格可以混淆價值，物質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業化惡濁化的急坂上我們要留住我們傾軛的脚步。我們不能依傍訓世，因為我們不信現成的道德觀念可以用作評價的準則，我們不能聽任思想的矯健僵化成冬烘的墜腫。標準，紀律，規範，不能沒有，但每一個時代都得獨立去發見它的需要，維護它的健康與尊嚴，思想的懶惰是一切準則顛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還有標語與主義。這是一條天上安琪兒們怕踐足的蹊徑。可憐這些時間與空間，那

一間不叫標語與主義的芒刺給扎一個鮮豔！我們的眼是迷眩了的，我們的耳是震聾了的，我們的頭腦是鬧翻了的，辯認已是難事，評判更是不易。我們不否認這些殷勤的叫賣與斑斕的招貼中儘有耐人尋味的去處，儘有誘惑的迷宮。因此我們更不能不審慎，我們更不能不磨厲我們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糾紛的鋒刃，澄清我們的感覺，那辨別真偽和虛實的本能，放膽到這嘈雜的市場上去做一番審查和整理的工作。我們當然不敢預約我們的成績，同時我們不躊躇預告我們的願望。

這混雜的現象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如其我們文化的前途還留有一線的希望。這現象是不能繼續存在的，如其我們這民族的活力還不曾消竭到完全無望的地步。因為我們認定了這時代是變態，是病態，不是常態。是病就有治。絕望不是治法。我們不能絕望。我們在絕望的邊緣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嚴重是這時代的變態。除了盤錯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見，幾於這思想的田園內更不見生命的消息。夢人們妄想着花草的鮮明與林木的蔥蘢。但他們有什麼根據除了飄渺的記憶與想像？

但記憶與想像！這就是一個燦爛的將來的根芽！悲慘是那個民族，它回頭望不見一個莊嚴的已往。那個民族不是我們。該得滅亡是那個民族，它的眼前沒有一個異象的展開。那個民族也不應得是我們。

我們對我們光明的過去負有創造一個偉大的將來的使命；對光明的未來又負有結束這黑暗現在的責任。我們第一要提醒這個使命與責任。我們前面說起過人生的尊嚴與健康。在我們不曾發見更簡賅的信仰的象徵，我們要充分的發揮這一雙偉大的原則——尊嚴與健康。尊嚴，它的聲音可以喚回在歧路上徬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滅一切侵蝕思想與生括的病菌。

我們要把人生看作一個整的。支離的，偏激的看法，不論怎樣的巧妙，怎樣的生動，不是我們的看法。我們要走大路。我們要走正路。我們要從根本上做工夫。我們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們相信一部純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個需要。純正的思想是活潑的新鮮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勝，可以消滅一切致病的黴菌。純正的思想，是我們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後自然的產物，不是租借來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販來的瑣碎的技術。我們先求解放我們的活力。

我們說解放因為我們不懷疑活力的來源。淤塞是有的，但還不是枯竭。這些浮荇，這是綠膩，這些淤泥，這些腐生的蠅蚋——可憐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這些寄生的重圍。但它是在著，沒有死。你只須撥開一些污潦就可以發見它還是在那裏汨汨的溢出，在可愛的泉眼裏，一顆顆珍珠似的急溜著。這正是我們工作的機會。爬梳這淤塞，蠶除

這穢濁，濬理這瘀積，消滅這腐化；開深這積水的池潭，解放這江湖的來源。信心，忍耐。誰說這「一舉手一投足」的勤勞不是一件偉大事業的開端，誰說這涓涓的細流不是一個壯麗的大河流域的先聲？

要從惡濁的底裏解放聖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裏規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願。成見不是我們的，我們先不問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們的，我們不計較稻穗的飽滿是在那一天。無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臨到「閉幕」的那俄頃，更不分凡夫與英雄，癡愚與聖賢，誰都得撒手，誰都得走；但在那最後的黑暗還不曾覆蓋一切以前，我們還不一樣的得認真來扮演我們的名分？生命從它的核心裏供給給我們信仰，供給給我們忍耐與勇敢。爲此我們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敗中不頹喪，在痛苦中不絕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無限而有規律的創造性給我們在心靈的活動上一個強大的靈感。它不僅暗示我們，逼迫我們，永遠望創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並且啓示給我們的想像，物體的死只是生的一個節目，不是結束，它的威嚇只是一個謊騙，我們最高的努力的目標是與生命本體同縣延的，是超越死線的，是與天外的羣星相感召的。爲此，雖則生命的勢力有時不免比較的消歇，到了相當的時候，人們不能不醒起。我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尤其在人與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凌辱與侵襲的時日！來罷，那天邊白隱隱的一線，還不是這時代的「創造的理想主義」的高潮的前驅？來罷，我們想像中曙光似的閃動，還不是生命的又一個陽光充滿的清朝的預告？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

(1)

蒲伯 (Pope) 在他的早年作品論批評 (Essay on Criticism) 一詩裏，說過這樣的話：

"Those rules of old, discovered, not devised,

Are nature still, but nature methodized.

Nature, like liberty, is but restrained

By the same laws which first herself endained."

這幾句話的意思大概是：『古代的規律，乃是發見的而不是捏造的，還是「然」，不過是經過整理後的「自然」。「自然」就和自由一樣，只要受原來創造它的法則所節制。』簡單的說，蒲伯的意思是說，規律是不悖於自然的，并且自然本身也自有其自然之法則

蒲伯是英國的新古典派的批評家，論批評這首詩可以說是集英國新古典派的意見之大

成，上面這四行也是裏面最警闢的幾行。「新古典的」這一個名稱在如今是一個令人唾棄的用

語，所以蒲伯和那一派的批評學說在現今不能贏得人們的信仰，自從浪漫派的學說在近代得勢以來，有兩大思想橫亘在一般人的心裏：一個是「天才的獨創」，一個是「想像的自由」，在

西洋文學裏，晚近的潮流差不多都是向着這兩個方向走。所謂「天才」是對着「常識」Good

Genes)而言：所謂『獨創』是對着『模倣』而言；所謂『想像』，是對着『理性』而言；所謂『自由』，是對着『規律』而言。總結起來說，全部的浪漫運動是一個抗議，對新古典派的主義的一個抗議。這一個抗議是感情的，不是理性的，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換言之，浪漫運動即是推翻新古典的標準的運動。

新古典派的標準，就是在文學裏訂下多少規律，創作家要遵着規律創作，批評家也遵着規律批評。首先把文學標準「規律化」的，不是亞里士多德，不是古希臘的批評家，却是羅馬的批評家何瑞斯(Horace)，讀過他的詩的藝術的，應該熟悉他的『適當律』(Law of Decorum)。何瑞斯所謂的『適當』，即是一大堆文學規律的總和。我且引哈克教授的一段的解釋(見哈佛大學古典文學的研究卷11十七，R. K. Hack: Doctrine of Literary Forms 第111頁)：

「……一切文學的作品，無論是描寫人物或是建築格局，各型類均各有其確定不移的形式完美的規律。守此規律的即為適當；否則失敗。所以『適當律』便是理想形式與實驗作品中間的一種作用；其效用西塞羅曾詳為解釋。例如：理想的悲劇分為五幕，若分為四幕或六幕，便不適當了。理想的老年人，必缺乏熱心，諸事延遲，易觸怒，喜怨言，對年青一輩人常作嚴酷的批評；如其把老年人描寫成爲一個熱心的，敏捷的，慈善的，這便是違反了『適當律』。」